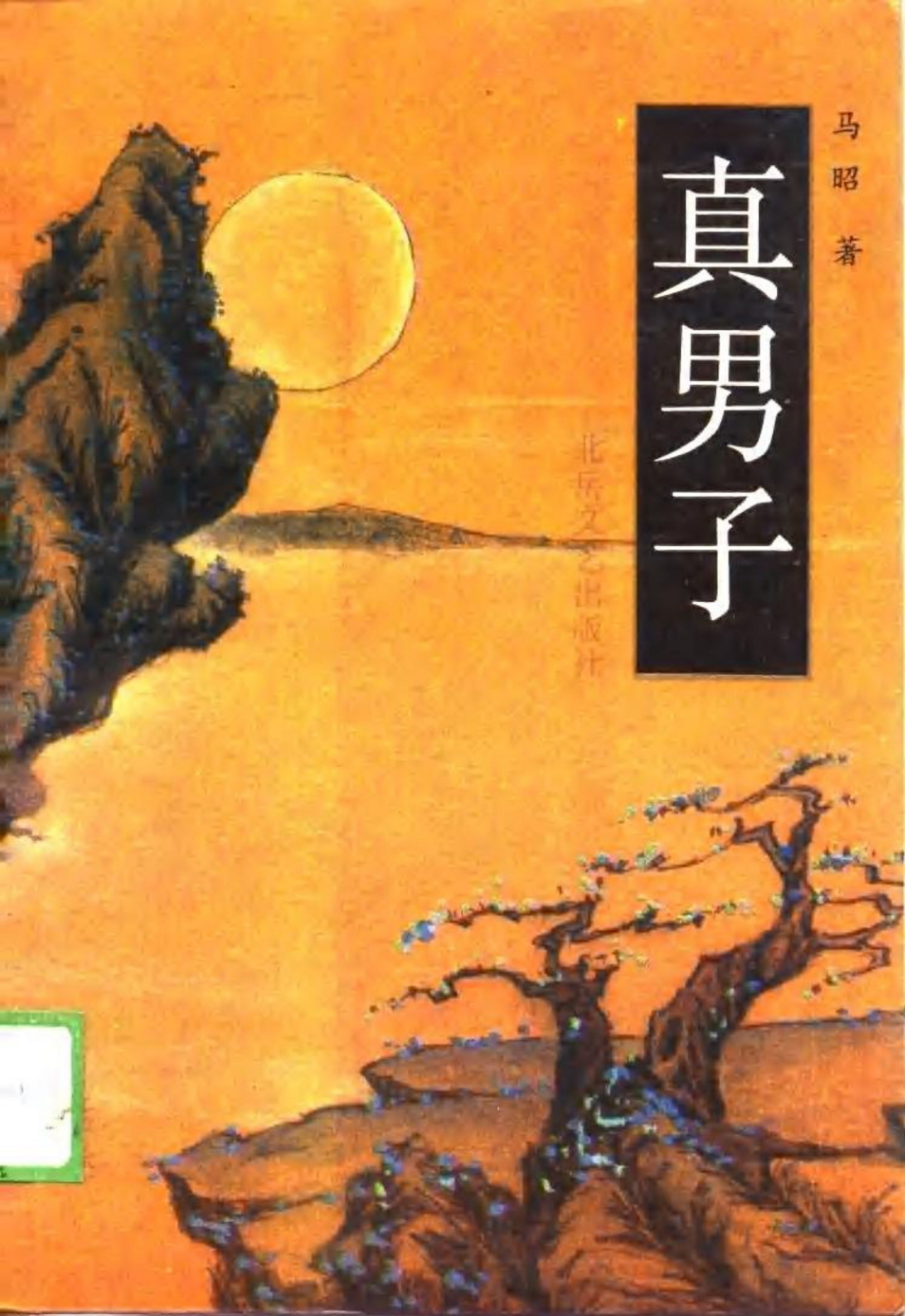


马昭 著

真男子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 魂照南天

- 一、他来了，如钟馗入境，鬼蜮皆惊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- 二、官员们又上了一回当……………（ 5 ）
- 三、以政杀人，滴滴见血……………（ 9 ）
- 四、他也不是一个太坏的歹官……………（ 18 ）
- 五、面临的是一浪比一浪险恶的严峻考验……………（ 24 ）
- 六、今晚姑苏驿馆里，悬灯结彩……………（ 28 ）
- 七、再这样吃下去，要把大明的天下吃黄了……（ 34 ）
- 八、依偏要唱个情歌给他听……………（ 38 ）
- 九、管他是什么大人物，妇人床前无伟人……………（ 43 ）
- 十、猫不擅离职守，老鼠是不敢随便乱动的……（ 51 ）

第二章 吴 淞 雾 起

- 一、一轮明月照耀苏州……………（ 58 ）
- 二、都喝糊涂了，醉眼看世界，人就不难受了……（ 64 ）
- 三、神给人一个白天，也给魔鬼一个夜晚……………（ 72 ）
- 四、历史的可怕和丑陋，就在于不断重复……………（ 77 ）
- 五、雾渐渐散去，江面上露出一只木船……………（ 83 ）

- 六、祭海的人众来了…………… (88)
- 七、这些官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…………… (95)
- 八、他要开凿吴淞江，张惺字却愣住了…………… (98)

第三章 华 亭 鹤 唳

- 一、华亭县出了一桩大案…………… (103)
- 二、看看来告状的到底有几万人…………… (109)
- 三、为自己、为子孙、又是一座“小阿房”…… (114)
- 四、图穷匕见，自古没有白吃的筵席…………… (120)
- 五、自古富贵不传三代…………… (126)
- 六、星星在笑吗，在笑人的贪婪、愚蠢…………… (131)
- 七、又是一个难以招架的大浪…………… (136)
- 八、坏消息接踵而来…………… (139)

第四章 风 满 姑 苏

- 一、地狱，就是天堂的倒影…………… (144)
- 二、喜事，愁事，搀和在一起…………… (150)
- 三、长街上，顿时布满了兵丁、衙役…………… (157)
- 四、人生的差错，造成了数不清的不幸和哀叹… (160)
- 五、失落之后，才感到失落的是多么可贵…………… (164)
- 六、这是一家门面阔大的酒店…………… (173)
- 七、来的是个搽脂抹粉的卖花婆…………… (183)
- 八、大英雄也有为难时…………… (190)
- 九、狗娘养的杀才，看看这是谁家的船…………… (194)

- 十、哈哈！山倒河干，也有今天……………（199）
十一、法不能从宽，也不能从严……………（202）

第五章 星垂寒夜

- 一、一个女子，给他留下了一团谜……………（212）
二、这个世界上有好人，也有坏人……………（217）
三、他实在舍不得这顶纱帽……………（221）
四、兵败如山倒，家败如山倒……………（229）
五、不管多么痛苦艰难，向前走才有希望……………（234）
六、他伸出了另一只手：奶……………（239）
七、那心，谁也猜不透呵……………（244）
八、不是主人就是奴仆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……………（254）
九、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……………（262）

第六章 珠跃晨曦

- 一、山和树都在簌簌地抖着……………（269）
二、人做的人又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……………（276）
三、泥鳅、黄鳝各有各的用处……………（281）
四、是她，这个足智多谋的女子……………（290）
五、一盆白汪汪的淘米水，盖天泼来……………（296）
六、“人”的形状在她眼前裸露着……………（302）
七、一句话，把世上的男儿都消薄尽了……………（310）

第七章 古山古水

- 一、他走了很长很远的路，很苦很累…………… (315)
- 二、那是一个很美梦…………… (321)
- 三、他畏缩地想去接过那把斧头…………… (327)
- 四、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…………… (331)
- 五、不会笑的笑在前头，会笑的笑在后头…………… (336)
- 六、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尤其是情欲…………… (340)
- 七、被人愚弄是难受的…………… (349)
- 八、风停住了，月停住了，云停住了…………… (356)

第八章 天海情恨

- 一、他向北长笑三声，向东高叫三声…………… (361)
- 二、远处传来几声狐噪，是母狐…………… (370)
- 三、他从不会做皇帝变到会做皇帝了…………… (374)
- 四、豹房，豹房宫之迷就要解开了…………… (379)
- 五、淫泉图，裸游馆，天人宫…………… (383)
- 六、万种婚媾姿式摆在那里，天摇地动…………… (389)
- 七、邸报，喇叭和枪，不撞东墙撞西墙…………… (396)
- 八、又是邸报，重誓不可轻发…………… (401)
- 九、大明门上有鬼魂…………… (407)
- 十、路，转瞬之间便长满荆棘…………… (412)
- 十一、告赃官不行，告清官也不行…………… (416)
- 十二、一笑十年梦，一歌十年梦，一哭十年梦…………… (422)

第九章 南海归舟

- 一、看出宰相和浪荡女人…………… (430)
- 二、他走了，带着离和情，带着爱和恨…………… (438)
- 三、这一天江南下了一场泪雨…………… (445)
- 四、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…………… (449)
- 五、香甜的米酒，枉害了吴江一江鱼…………… (457)
- 六、满天的星，似乎都在笑…………… (463)
- 七、她失魂落魄地向舱外走去…………… (468)
- 八、那就是他最终的归宿…………… (472)

第一章

魂照南天

一 他来了，如钟馗入境，鬼蜮皆惊

疾风知劲草，版荡见忠贞。

权力，一旦掌握在卓有才能的好人手里，眼前的世界就会骤然展现出无限光明。反之，则是一片黑暗……

隆庆三年六月，海瑞受特旨擢升，被授为钦差总理粮储、提督军务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应天十一府州。

隆庆帝要中兴，要振作，改变嘉靖以来的乱政，扭转明王朝自下而上腐败颓废的局面，重用海瑞，天下震动。

海瑞管辖的地区范围之广，包括以陪都南京为首的应天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太平、宁国、徽州、安庆、池州十府和广德州，并兼理浙西路杭州、湖州、嘉兴三府税粮，横跨苏皖，统御三吴。整个长江以南的大片膏腴土地，尽在控制之中。

他成为代天巡狩，坐镇东南的最高官员。

消息传开，应天十府一州的百姓，无异于久旱逢甘雨，拨云见晴天，家家奔走相告，户户顶礼欣庆。普天之下谁不知道，海刚峰不畏强暴，爱民护民，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称赞：

“海刚峰不怕死，不要钱，不吐刚茹柔，真是铮铮一汉子！”

许多清正廉明的官吏也都拍手称快，以为从此可以有一番作为。

那些声名狼藉的贪官污吏，不等海瑞到任，有的就挂印而去。往日趾高气扬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，顿时减了威风。有的携家远遁，有的退田退物，把过去强占掠取的东西赶紧送还。还有的为了减轻民愤，主动在地方上做些修桥补路、救济贫寒的好事，以期将功补过得到百姓的谅解。有不少豪门大户，为了表示闻风向化不敢奢侈，连夜派人将朱红的大门漆成黑色。连一向骄奢淫逸势焰熏天的江南织造大太监，也急忙把自己乘坐的八抬大轿换成四人抬的小轿，撤去前呼后拥的仆从。

一时之间，连孩子们打架受了欺侮，也会指着对方的鼻子嚷叫：“等海爷爷来了，咱家便去告状！”那蛮横的孩子果然就再不敢逞凶了。

真是钟馗入境，鬼蜮皆惊。海瑞的名字竟有一种扶正驱邪的神力，声威所向，锋芒逼人，顿时贪者廉，直者勇，坏人怕，好人笑。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的上任卸任，引起过这么强烈的反响。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江南百姓，都感到生活从此有了希望……

这是一条从北向南的驿道，北通金陵、淮海、维扬，南到姑苏、吴中、沪杭。由于时荒岁乱，道路两旁树木的枝叶，都被折断捋光了。景象萧条、冷落、破败。只有过往官

员的轿马和富商大贾的车辆通过，道路上才现出一片斑斓彩色。然而这和萧条破败的景象相比，又是那么刺眼，就象一个蓬头垢面满脸泪痕的孩子扎上了一条新头绳。

近几天来，扬言海瑞即将从这条道路上通过的传闻越来越多。许多平民百姓，从沿路十里八村蜂拥而出，聚集在路边，等候、盼望、默默祝愿，都想站在前面，站得近一些，看看海瑞的容颜状貌。

“海爷什么样？”人们议论纷纷。

“啧啧！庙里的菩萨、圣人什么样，他就是什么样，还用问！”有人觉得不屑一答，但自己却把脖子伸得老长，向道路上张望着。

在巡抚衙门所在的苏州，更是热闹。水港、桥畔、长街上人群喧嚷，拥挤不堪，仿佛正月十五和五月端阳的迎新赛会一样。传播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使人感奋、神奇、激动。

“知道吗？海巡抚骑着高头大马，一出南京就收了拦路告状百姓的三千状纸，杀了句容知县王大千，捉了丹阳恶霸潘汉三，大快人心！”

“海大人骑的是高头大马？”有人不同意，“海大人是加了金都御史的头衔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专门惩治贪官污吏。我舅爹家的侄子亲眼看见，海大人坐的是十六人抬鎏金宝顶云霓大轿，前面是飞龙飞虎两面令字旗，后面是黑红两色清道旗，再后面是刀、矛、节、钺、旌、麾、幡、幢。几十个彪形大汉牵着诞马，捧着金鞍、银镫、洗手盆、银唾盂，一辆大车上拉着金交椅，脚踏凳。还有伞盖大扇，海字大灯笼……轿子里铺着红毡，白天可以坐在里面办公，晚上躺在里面睡觉。那轿足有一间房子大，还分里外间哪！”

人们欢声大笑，把海瑞说得如此威武，都开心极了。

后来越传越神，说海瑞的轿后跟着一队骁骑，每匹马尾巴上都拴着名歹人。海瑞清如水明如镜，双目雪亮，一只苍蝇从面前飞过也分得出公母。路上碰到歹人，就派人捉住拴在马后，象篋头篋虱子一样，走一路捉一路，把残害百姓的歹人都逮净了。不等到达苏州北面的浒墅关，一营马队的后面就拴满了人，只等带到巡抚衙门发落。该杀头的杀头，该监禁的监禁，该发配的发配。

传说与日俱增，人们把对贪官污吏的憎恨，都变成对海瑞的赞扬。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讲的人津津有味，听的人兴致勃勃，把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想到的，希望的一古脑儿加进去。甚至说某某赃官叫海瑞派人捉去杀了，那人明明还活着，刚刚从路上走过，也无人理睬，反倒讲得更凶了。直到把那人讲得懊丧异常，卧在家里灰溜溜地不敢出门。

舆论咄咄逼人，弄得官员们惶恐不安。苏州知府蔡国熙早已按照按院张惺宇的指令，在苏州四门贴出告示，严防坏人乘机聚众闹事，晓谕从远处赶来的百姓各归乡里，不许在城中逗留。并派出兵丁沿街盘查弹压，在各个城门、关卡增添了守卒。然而哪里禁止得住，要看海瑞，要凑热闹，怀里揣着状纸要拦路鸣冤的百姓还是从数十里外、数百里外源源不断地涌进城中。

一群群青皮后生，在街上游来荡去，这一回可找到了好玩的营生。他们造个谣言，或登高一呼，往往就引起一阵骚动。今天，他们看准机会，见传说海瑞于日内即将到达，人群的情绪就象煮沸了的水，便悄悄爬上城门，突然挥动手臂齐声大吼——

“海巡抚来哉，快去看呵！”

顷刻，城中大乱。三五成群，数十围聚的百姓，霎时汇集起来，如一股决堤的洪水，浪潮似地涌出城门，向十里以外的接官亭奔去。

“海大人哦，我侬百姓终于把你盼来了……”

一个衣帽肮脏的老汉，举手狂奔，忽然哈哈大笑，转瞬又老泪横流。

人们盼望了多少年，甚至多少代，才盼来了一个肯于为百姓说话，替百姓办事的好官，喜极泪流，是可想而知的事情。在这种以官员意志就可以决定一切，决定人的生死祸福的时代，人们不盼望清官、好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还能盼望什么呢？

道路上黑压压的人群，密如蜂群蚁阵。不懂事的孩子们在大人的间隙中钻来钻去，有的在大人们的肩头和膝头上蹭着鼻涕。

黄口孺子，苍头白叟，青衿秀才，壮年的农夫、商贩、苦力、工匠和裙衫褴褛破碎的姑娘、媳妇、老妪，无不拭目翘首，向很远的道路尽头瞻望，想从那里看到那企盼了很久的人影……

二 官员们又上了一回当

“这简直是肆意胡闹，全不顾官家体统！”

按院张惺宇忿然顿足，拍案站起。他听到苏州百姓又倾城而出迎接海瑞，立刻满心怨怒，愠形于色。

“传苏州府！”他向手下的金事、经历和几名御史喊叫。

“为何不将为头肇事者捉来斩首？”等苏州知府蔡国熙赶到，他劈头喝问。

“恐怕罪不至此。”蔡国熙并不慌张，从容回禀。

“那么也应该予以杖责，枷号示众以镇抚人心。这样的事情已经出过几次了，闹得满城皆惊，鸡犬不宁，官员们整日心中惶惶不能理事，难道还不该弹压？”张惺宇面色铁青，只想泄火。

“卑职非不遵命，但海巡抚马头未到，府城、吴县、长洲、昆山、嘉定、太仓等处百姓已躁动不安，民情若火，万一举措失当酿成事端，血染长衢，巡抚大人到时如何交代？何况海大人爱民如子……”蔡国熙说着抬头看了看张惺宇，他知道张惺宇是在生百姓的气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海瑞的气。巡抚一到，他的按院代署巡抚职权的期限便结束了。从接到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邸报，他就没有好气。

张惺宇愣了一下，仍恨恨不休：“迎接新任巡抚，是官家的事，同他们百姓有什么关系，竟弄得如此张狂！”他顿了顿，“也没见过这样的巡抚，行期起止，踪迹诡秘，全不按朝廷规矩办事，离开南京十几天了，到现在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，莫不是要对我等政绩暗中私访！”

张惺宇焦躁地站起来往返踱步。他年近七旬，面貌枯瘦，为官尚属清正，是三世老臣。前任巡抚林润才智干练颇为强悍，也不得不考虑他的资历，遇事多所谦让，不然他执拗起来，处处纠缠抵牾，任巡抚有多大本事也施展不开。他年老顽固，处事平庸，脾气乖戾。唯有这种平庸，才能在正德、嘉靖、隆庆三朝政治动荡的风云中保存下来，稳步晋升。也由于这种平庸，他尤其爱出风头，爱取虚名，什么事

他不搭个边占个尖，心里便老大不快，不肯干休，而有他参与又非把事情搞糟不可。林润做南京御史时曾奏劾严嵩党羽副都御史鄢懋卿十大罪状，揭发伊王朱典模悖逆不道，捕杀了万民痛恨的严世蕃，威望赫赫，声名与海瑞相埒。当时驻守南京皇城的老宦官高刚，在自己的寝室里挂出一副绝妙对联，赞道：

“海无波涛，海瑞之功不浅；林有梁栋，林润之泽居多。”

然而林润做应天巡抚三年，却仅仅是持政宽平，吏民感悦而已，无大作为。处处受到张愷宇的牵制，四十岁就重病而死。

提刑按察使司的按察使，主管一省的刑名狱讼，官员风纪，所具印信向来与抚院并行，官秩正三品。他以为林润死后，朝廷会依次升任他为巡抚。不料却委派了海瑞，他一气之下多日不食，仅以茶汤度命。他自谓资望素著，颇有权谋，让他听命于人实在很不甘心。特别是海瑞又身兼金都御史，品级不如他高，但却是都察院的上司官，所以海瑞无论是以巡抚或金都御史职衔出面都压他一头。一个傻瓜也会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，何况他并不是傻瓜，在官场上历练数十年，临机决策手段老辣。

“可知巡抚行辕现在何处？”他问。

“方才有人回报已抵吴县，近在府城。”蔡国熙平静地说。

“那么这一次百姓中的传闻并非全虚，海巡抚于日内即可到达？”张愷宇凝视着蔡国熙，他觉得看不透他，不知他对海瑞到底是什么态度。

“如无耽擱，正如大人所言。”蔡国熙谨慎地回答。

“依你之见，此事如何处置？”张惺宇躊躇地皱起眉头，他已经带领所属官员到长亭上迎接一次了，等了个空，为此好不懊恼，也一直在心里暗骂海瑞不按规定办事，到站不发火牌。

“卑职……敬听大人定夺。”蔡国熙故作沉吟，毕恭毕敬，嘴角上却闪过一丝别人不易察觉的嘲笑。他事先已经提醒过一次，海瑞到南京的时候，就差人回报，叫阖省官员各安职守，勿须操办迎迓。迎接海刚峰最好就是按他的话办，免得费了许多钱财力气还讨不到一句好话。可是张惺宇不听，海瑞越是不让操办，他越是要大肆操办挥霍，粉饰亭台，装修驿馆，重建官舍，铺垫道路和准备旗帜、灯笼、鼓吹和仪仗，忙得鸡飞狗跳，手下官员叫苦不迭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他只是一个劲的催促：“海巡抚来了，难道还不好好迎接。”闹得人分不清是海瑞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，都不敢怠慢。他于得意之余，还下令叫苏州城里的美妓名厨不许远离，随时等候传唤侍候海大人。他还要府、县官员迅速赴省，等待迎谒参见。闹得苏州城里的大小旅舍店房无不客满。华亭的退休宰相徐阶，溧阳的太仆寺少卿史际，挂职在家的山西按察使王世贞等数百家乡绅名宦，也都派人或亲自捧着贺礼等在省城。景况空前热烈。

“备轿！”张惺宇思谋良久，终于打定主意，“出城迎接！”

他已经上过一回当了，带着全体官员在烈日下等候了半晌，一个个满腹抱怨，气恼而回。这一次他反复考虑，沿途飞报海瑞行程的信使没有送来准确消息，这显然是个谣言。

不信又怕海瑞行踪不定，突然到达有失迎迓。这样的事情他是宁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他有他的打算，心里越是忌恨，表面越要热诚。背后同人踢脚捅刀子，彼此相见时也要寒暄揖让，笑呵呵地说话，才不失官家体统。

道路上大轿小轿，鞍马旗仗，一伙伙一拨拨列队而出。鼓吹的唢呐喇叭口朝天，奏出一支支欢欣热闹的迎官曲。鼓声咚咚，饶钹震响，霎时遮盖了道路上嗡嗡的人声。负责清道的数十名差役费尽气力，才将稠密的人群推开，硬是从百姓中间开出一条道来。但潮水似的人流还是把官员们挤得歪歪倒倒，时时堵塞，使之不得不下马离轿徘徊观望，甚至步行。而日晒当头，臃肿的体态走不多远便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更糟的是，天也不作美，看去响晴响晴的天空，突然阴云四合，下起了小雨。一声震响，雨势刹那间变大了，没有携带油绢轿衣的官轿顷刻淋透，而水竟从轿顶哗哗落下。

“晦气！”张愷宇骂了一声，看看自己，崭新的官袍被淋得污秽不堪，竟变成了一只落汤鸡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

一百多名官员，只有蔡国熙自己带着轿衣，安然地坐在轿里，望着外面的豪雨，笑吟吟地连赞：“好雨！”

然而转瞬之间他便敛起笑容。海瑞要来了，随着海瑞的到来，整个苏州，整个三吴，整个江南，肯定会有一场惊涛骇浪般的变化，就象眼前这场突然而来的骤雨，在这急速变幻的政治风云中，何去何从，他要拿准主意……

三 以政杀人，滴滴见血

雨，在悲声中落地，象是千百万人在哭泣。

在混浊泥泞的雨中，黄沙铺就的路面都变得浮动松软了，到处翻浆倒槽，潦水奔涌，许多低洼去处都积满了黄黑的雨水。

透过雨幕，海瑞看到四处田野里的稻禾都倒伏了，大片的庄稼淹没在水中。水，眼前只有白茫茫的水，黄乎乎的水，在天光夜色下蓝悠悠、黑漆漆的水。道路两旁村落里的泥屋草房，有的坍倒，有的颓圮。

他凭从政多年的敏感和对百姓息息相关的真情，闪电般地意识到了局面有多么严重，而且这种严重局面还会向更可怕的深处推进。

他从北京出发之后，一路上屡屡辞掉带着花缎礼品和猪羊大席前来迎接的官员。到了德州，见按院张惺宇伙同地方官竟调动官船数十艘，役夫一百名供他使用。如此铺张令他恼火，但当时他仅只呵呵一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多人，坐得下这么些船只！”便不顾而去，晾了他们的台。他觉得这种官场陋习非改不可，大官出动迎迎送送，钱财力役和船只都不用自己拿出，就大撒手地征用，都乐得作个顺水人情。

为此他心里很不痛快，这种官场劣风给他一路上增添了很多麻烦，他都设法摆脱了。可是现在所有的不快都被眼前的雨水和伴着雨水逐渐增多、加重的忧虑代替了。

江南历称富庶。江南财赋，也历来是国家财赋的重心。隆庆把大江以南的十一府州，外加浙西三处地方的钱粮交给他，满怀希望。他曾也满怀信心地向隆庆许诺，“誓还陛下——一个锦绣江南！”可眼前的景象是多么叫他失望呵！

几年功夫，原来尚可支持的江南已经民生凋敝，满目疮

瘐了。而这一切圣上都知道吗？朝中的执政大臣们知道吗？而更为严重的是即将出现的水灾，还有比水灾还要严重的大面积饥馑。随着饥馑的到来将使成千上万人饿死，他已经看到了死亡的魔影正在这一片土地的上空露出狰狞的面孔，在吼笑，在盘桓。

他感到自己是那么不幸，来到江南就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。可是又觉得尚属幸运，这场灾害已经被他感觉到了，触摸到了。及早发现，采取果断措施就会阻止灾情蔓延，把千百万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。大浪面前，万勿停桨，这不正是他常常勉慰自己的话吗？

一过金陵，踏上江南的平畴沃野，他就告别母亲，让海雄护送行李家眷在后慢行，自己乘坐单车，带海安抄近路进发。为了摆脱地方官的纠缠，他在一个小驿换车，命驿丞严守秘密，连车夫也不准知道他是谁。尽管这样还是瞒不过那些精明狡猾的地方官吏，所到之处府县官员仍对他的行程住处了如指掌，但却避免了迎送的包围和繁琐的应酬客套，能够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眼睛看看百姓是怎样生活的。

逢村过镇，他与闾里老人详细攀谈，询问政令得失，官绅贤否。那些聚集在一起等待观看海瑞的百姓，根本不知道坐在他们对面的就是海瑞。也许很久以后他们会得知真情，准会一拍大腿乐得跳起来，随即又是惋惜、嗟叹，感到很不满足，甚至愣愣地坐在那里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风声、雨声、车声，两只包裹铁皮的车轮呻吟着陷进泥里。车夫汪四粗鲁地挥着鞭子，谩骂着。老马在向前挣扎，他把一腔怒气都倾泄在老马身上。